

下乡集

赵树理



赵 树 理

下 乡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一九八一年 · 北京

封面设计：伍月欣

下 乡 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10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插页 2

1981 年 3 月北京新 1 版

198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0,000

书号 10019·3109

定价 0.38 元

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农村的读者同志们：

这本小书是专给你们印的，所以叫做《下乡集》，一共八篇——除《实干家潘永福》是真人真事的传记外，其余七篇都是小说；除《登记》外，其余七篇都是一九五八年以后写的。趁着打发这本小书下乡的时候，我想和它未来的读者说几句话，提个要求。

我是农村出身，是在华北的太行山区长大的。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村的读者读的，在全国解放以前，常常能直接听到农村读者的议论。可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我的作品的主要读者不止是太行山人了：从全国看来，我们的农村人口要占到五亿以上，每一本书的印发数量都无法满足你们那个象大海一样的要求，而你们又都分别住遍我们国界以内任何地方，风俗语言各不相同，因此尽管我主观上是给你们写的东西，实际上能发行到农村多少份、你们哪些地方的人们愿意读、读过以后觉着怎么样，我就知道得不多。目前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各方面都在大力支援农业，我们文艺界也发起一个面向农村的运动，我这本小书便要趁着这个机会去和你们广大的读者同志们见面，这样便给了我一个向你们征求意见的机会。

让我先来谈一谈我自己的主观意图，请同志们读过之后，提醒我一下哪些部分和你们自己的看法一致，哪些部分和实际不符还须要重新了解，再作修改的打算。

俗话说：“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从前有些写小说的硬说他们自己的目的只是为“写小说”，一提到小说是劝人的他们就火了——他们自以为有了“劝人”的目的就俗气了。其实不论他们自己赞成不赞成，他们仍然是为了“劝人”才写。凡是写小说的，都想把他自己认为好的人写得叫人同情，把他自己认为坏的人写得叫人反对。你说这还不是劝人是干什么？说老实话：要不是为了劝人，我们的小说就可以不写。

劝人有劝对了的时候，也有劝错了的时候。我们的农村，在土改之前，地主阶级占着统治地位，一切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或是由地主阶级安排的，或是受地主阶级思想支配的，一般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尽管有极其浓厚的反抗思想，可是对久已形成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又多是习以为常的，有的甚而是拥护的，思想敏锐的人们即使感到不合理，也往往是无可奈何的。在那时候说的书、唱的戏，尽管也有好多是反抗旧制度、为人民大众说话，因而得到一般农民真心赞许的，但是绝大部分（只以数量说）是站在地主阶级方面来维护旧制度的旧公式化的东西，农民听了看了也往往跟着地主阶级的观点评长论短。合作化以后，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方面看，农村的阶级是消灭了，可是由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给人们头脑中造成的旧影响还没有消灭，因此人们对人对

事的认识，就不一定完全符合于最大多数人最长远的利益。要用那种不正确的认识去劝人听从——如把实质上的坏人当作好人劝人去学习，把实质上的坏事当作好事劝人去继承仿效，便是劝错了。

我们写小说的，想叫自己劝人劝得不出错，就得先端正自己的认识。不过我们也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谁的思想上也难免受过一些旧社会的沾染，想消灭这种坏影响，一方面要靠学习马列主义，一方面要锻炼自己的思想感情使它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融洽起来，简截地说来，就叫做政治修养。这种修养工夫是无穷尽的——修养一年有一年之工，修养十年有十年之工，其成果要在事实中考验——对于我们写小说的人来说，就是要把作品送到读者手中去考验，让你们读者同志们广泛地评论一下，发表些观感，我们便可以从你们这些观感中核对一下我们的主观认识有几分是对的。

再者，我们写小说的意图虽说在于劝人，可是和光讲道理来劝人的劝法不同——我们是要借着评东家长、论西家短来劝人的。小说里写的主要人物，没有一个是真名实姓的（人真事不真叫“演义”小说，现在没人写了）；小说里写的事情，也没有一件是真帮实底的（有时候也写真人真事，不过那不叫小说），可是类似那样的人、那样的事，又是随处可以找到的。为什么要那样写哩？因为不用真名实姓和真实事件，便容易把各类人物的特点集合在少数人身上、通过比较简短的故事表现出来，让读者作者都省点事。初看起来，那样写好象比写真人真事自由得多、容易得多，而实际上却是要比写真人真事困难得多。评论一篇小说写得好坏，首先就要看书中的主要人物

代表性如何，因此写一个有代表性的小说人物，就不能象写真人那样只了解被写的那个本人，而是要了解性格相同的一大串人；在了解的次序上还不是先了解一个人而再去找寻和他性格相同的人，而是在生活中无意地先后接触到那样一串性格相同的人，然后才概括成为那样一个人。我们主观上自然是想写出有普遍代表性的人物来的，实际上作到了几分，也是要看我们自己的政治修养、深入生活的程度及概括能力如何来决定的。这也是只有把作品送到读者手里去考验一下才能知道的。

此外，还有个写法上的巧妙问题：写小说不能先和读者订合同，读者没有非读不行的任务，全看作品本身写得能不能把读者抓住。想要让读者读得下去，就得先摸一摸读者的喜好，用说书来比，也就是须要先了解一下听书的人爱听哪一种说法——如怎样说人家便能听到底，怎样说人家听个头便听不下去了。要摸这个底，只有个笨办法，那就是多和读者接触——多在一块读书、听书、看戏，随时注意大家的反应，久久才能摸着规律。摸住读者的喜好了，还须进一步研究大家所喜好的东西，看看其中哪些说法是高明的，应该学习的，哪些是俗气的、油滑的、调皮鬼喜好正经人厌恶的，学不得的，把值得学习的办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一套写法。我们用的写法，主观上自然也是以为能引得你们读开头就放不下的，可是实际上能达到个什么程度，还是要看我们在理解你们的心理方面、学习前人的成果方面和自己的摸索练习等各方面所下的工夫深浅而定。这也只有把作品送到你们手里听一听普遍的反应再说。

这本小书就要和同志们见面了。在本书各篇中所表现出来的我自己对好坏人、好坏事的认识有几分正确性，所写的人物有多少代表性，在写法（也可以叫“说法”）上能不能引得同志们看下去，统统希望同志们在读了之后给我提出些宝贵的意见来，以便于在重印的时候加以改正，在再写新作品时候写得更合乎大家的要求。

作 者 1963年5月

目 次

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	1
登记	1
“锻炼锻炼”.....	31
老定额	55
套不住的手.....	70
实干家潘永福	82
杨老太爷	109
张来兴	120
互作鉴定	129

登 记

一 罗 汉 钱

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

这个故事要是出在三十年前，“罗汉钱”这东西就不用解释；可惜我要说的故事是个新故事，听书的朋友们又有一大半是年轻人，因此在没有说故事以前，就得先把“罗汉钱”这东西交代一下：

据说罗汉钱是清朝康熙年间铸的一种特别钱，个子也和普通的康熙钱一样大小，只是“康熙”的“熙”字左边少一直画，铜的颜色特别黄，看起来有点象黄金。相传铸那一种钱的时候，把一个金罗汉像化在铜里边，因此一个钱有三成金。这种传说可靠不可靠不是我们要管的事，不过这种钱确实有点可爱——农村里的青年小伙子们，爱漂亮的，常好在口里衔一个罗汉钱，和城市人们爱包镶金牙的习惯一样，直到现在还有些偏僻的地方仍然保留着这种习惯；有的用五个钱叫银匠给打一只戒指，戴到手上活象金的。不过要在好多钱里挑一个罗汉钱可很不容易：兴制钱的时候，聪明的孩子们，常好在大人拿回来的钱里边挑，一年半载也不见得能碰见一个。制钱虽

说不兴了，罗汉钱可是谁也不出手的，可惜是没有几个。说了钱，就该说故事：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一九五〇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庄上有个青年叫“小晚”，正和艾艾搞恋爱。故事就出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照我这么说，性急的朋友们或者要说我不在行：“怎么一个‘罗汉钱’还要交代半天，说到故事中间的人物，反而一句也不交代？照这样说下去，不是五分钟就说完了吗？”其实不然：有些事情不到交代时候，早早交代出来是累赘；到了该交代的时候，想不交代也不行。闲话少说，我还是接着说吧：

张木匠一家就这么三口人——他两口子 和 这个女儿艾艾——独住一个小院：他两口住北房，艾艾住西房。今年^①阴历正月十五夜里，庄上又要玩龙灯，张木匠是老把式，甩尾巴的，吃过晚饭丢下碗就出去玩去了。艾艾洗罢了锅碗，就跟她妈相跟着，锁上院门，也出去看灯去了。后来三个人走了个三岔：张木匠玩龙灯，小飞蛾满街看热闹，艾艾可只看放花炮起火，因为花炮起火是小晚放的。艾艾等小晚放完了花炮起火就回去了，小飞蛾在各街道上飞了一遍也回去了，只有张木匠不玩到底放不下手，因此他回去得最晚。

艾艾回得北房里等了一阵等不回她妈来，就倒在她妈的床上睡着了。小飞蛾回来见闺女睡在自己的床上，就轻轻推

① 指一九五〇年。

了一把说：“艾艾！醒醒！”艾艾没有醒来，只翻了一个身，有一个明晃晃的小东西从她衣裳口袋里溜出来，叮铃一声掉到地下，小飞蛾端过灯来一看：“这闺女！几时把我的罗汉钱偷到手？”她的罗汉钱原来藏在板箱子里边的首饰匣子里。这时候，她也不再叫艾艾，先去放她的罗汉钱。她拿出钥匙来，先开了箱子上的锁，又开了首饰匣子上的锁，到她原来放钱的地方放钱：“咦！怎么我的钱还在？”摸出来拿到灯下一看：一样，都是罗汉钱，她自己那一个因为隔着两层木头没有见过潮湿气，还是那么黄，只是不如艾艾那个亮一点。她看了艾艾一眼，艾艾仍然睡得那么憨（酣）。她自言自语说：“憨闺女！你怎么也会干这个了？说不定也是戒指换的吧？”她看看艾艾的两只手，光光的，捏了捏口袋，似乎有个戒指，掏出来一看是顶针圈儿。她叹了一口气说：“唉！算个甚？娘儿们一对戒指，换了两个罗汉钱！明天叫五婶再去一趟赶快给她把婆家说定了就算了！不要等闹出什么故事来！”她把顶针圈儿还给艾艾装回口袋里去，拿着两个罗汉钱想起她自己那一个钱的来历。

这里就非交代一下不行了。为了要说明小飞蛾那个罗汉钱的来历，先得从小飞蛾为什么叫“小飞蛾”说起：

二十多年前，张木匠在一个阴历腊月三十日娶亲。娶的这一天，庄上人都去看热闹。当新媳妇取去了盖头红的时候，一个青年小伙子对着另一个小伙子的耳朵悄悄说：“看！小飞蛾！”那个小伙子笑了一笑说：“活象！”不多一会，屋里，院里，你的嘴对我的耳朵，我的嘴又对他的耳朵，各哩各得都嚷嚷这三个字——“小飞蛾”“小飞蛾”“小飞蛾”……

原来这地方一个梆子戏班里有个有名的武旦，身材不很

高，那时候也不过二十来岁，一出场，抬手动脚都有戏，眉毛眼睛都会说话。唱《金山寺》她装白娘娘，跑起来白罗裙满台飞，一个人撑满台，好象一只蚕蛾儿，人都叫她“小飞蛾”。张木匠娶的这个新媳妇就象她——叫张木匠自己说，也说是“越看越象”。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按这地方的习惯，用两个妇女搀着新媳妇，一个小孩在头里背条红毯儿，到邻近各家去拜个年——不过只是走到就算，并不真正磕头。早饭以后，背红毯的孩子刚一出门，有个青年就远远地喊叫：“都快看！小飞蛾出来了！”他这么一喊，马上聚了一堆人，好象正月十五看龙灯那么热闹，新媳妇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很关心：“看看！进了她隔壁五婶院子里了！”“又出来了又出来了！到老秋孩院子里去了！……”

张木匠娶了这么个媳妇，当然觉得是得了个宝贝，一九里，除了给舅舅去拜了一趟年，再也不愿意出门，连明带夜陪着小飞蛾玩；穿起小飞蛾的花衣裳扮女人，想逗小飞蛾笑；偷了小飞蛾的斗方戒指，故意要叫小飞蛾满屋子里撵他，……可是小飞蛾偏没心情，只冷冷地跟他说：“不要打哈哈！”

几个月过后，不知道谁从小飞蛾的娘家东王庄带了一件消息来，说小飞蛾在娘家有个相好的叫保安。这消息传到张家庄，有些青年小伙子就和张木匠开玩笑：“小木匠，回去先咳嗽一声，不要叫跟保安碰了头！”“小飞蛾是你的？至少有人家保安一半！”张木匠听了这些话，才明白了小飞蛾对自己冷淡的原因，好几次想跟小飞蛾生气，可是一进了家门，就又退一步想：“过去的事不提它吧，只要以后不胡来就算了！”后来这

消息传到他妈耳朵里，他妈把他叫到背地里，骂了他一顿“没骨头”，骂罢了又劝他说：“人是苦虫！痛痛打一顿就改过来了！舍不得了不得……”他受过了这顿教训以后，就好好留心找小飞蛾的岔子。

有一次他到丈人家里去，碰见保安手上戴了个斗方戒指，和小飞蛾的戒指一个样；回来一看小飞蛾的手，小飞蛾的戒指果然只留下一只。“他妈的！真是有人家保安一半！”他把这消息报告了他妈，他妈说：“快打吧！如今打还打得过来！要打就打她个够受！轻来轻去不抵事！”他正一肚子肮脏气，他妈又给他打了打算盘，自然就非打不行了。他拉了一根铁火柱正要走，他妈一把拉住他说：“快丢手！不能使这个！细家伙打得疼，又不伤骨头，顶好是用小锯子上的梁！”

他从他的一捆木匠家具里边抽出一条小锯梁子来，尺半长，一指厚，木头很结实，打起来管保很得劲。他妈为什么知道这家具好打人呢？原来他妈当年轻时候也有过小飞蛾跟保安那些事，后来是被老木匠用这家具打过来的。闲话少说：张木匠拿上这件得劲的家伙，黑丧着脸从他妈的房子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里去。

小飞蛾见他一进门，照例应酬了他一下说：“你拿的那个是什么？”张木匠没有理她的话，用锯梁子指着她的手说：“戒指怎么只剩了一只？说！”这一问，问得小飞蛾头发根一支杈。小飞蛾抬头看看他的脸，看见他的眼睛要吃人，吓得她马上没有答上话来，张木匠的锯梁子早就打在她的腿上了。她是个娇闺女，从来没有挨过谁一下打，才挨了一下，痛得她叫了一声低下头去摸腿，又被张木匠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按在床边

上，拉下裤子来“披、披、披”一连打了好几十下。她起先还怕招得人来看笑话，憋住气不想哭，后来实在支不住了，只顾喘气，想哭也哭不上来，等到张木匠打得没了劲扔下家伙走出去，她觉得浑身的筋往一处抽，喘了半天才哭了一声就又压住了气，头上的汗，把头发湿得跟在热汤里捞出来的一样，就这样喘一阵哭一声喘一阵哭一声，差不多有一顿饭工夫哭声才连起来。一家住一院，外边人听不见，张木匠打罢了早已走了，婆婆连看也不来看，远远地在北房里喊：“还哭什么？看多么排场？多么有体面？”小飞蛾哭了一阵以后，屁股蛋疼得好象谁用锥子刺，摸了一摸满手血，咬着牙兜起裤子，站也站不住。

她的戒指是怎样送给保安的，以后张木匠也没有问，她自己自然也没有说。原来是她在端午那一天到娘家去过节，保安想要她个贴身的东西，她给保安卸了一个戒指；她也要叫保安给她个贴身的东西，保安把口里衔的罗汉钱送了她。

自从她挨了这一顿打之后，这个罗汉钱更成了她的宝贝。人怕伤了心：从挨打那天起，她看见张木匠好象看见了狼，没有说话先哆嗦。张木匠也莫想看上她一个笑脸——每次回来，从门外看见她还是活人，一进门就变成死人了。有一次，一个鸡要下蛋，没有回窝里去，小飞蛾正在院里撵，张木匠从外边回来，看见她那神气，真有点象在戏台上系着白罗裙唱白娘娘的那个小飞蛾，可是小飞蛾一看见他，就连鸡也不撵了，赶紧规规矩矩走回房子里去。张木匠生了气，撵到房子里跟她说：“人说你是‘小飞蛾’，怎么一见了我就把你那翅膀搭拉下来了？我是狼？”“呱”一个耳刮子。小飞蛾因为不愿多挨耳刮

子，也想在张木匠面前装个笑脸，可惜是不论怎么装也装得不象，还不如不装。张木匠看不上活泼的小飞蛾，觉着家里没趣，以后到外边做活，一年半载不回家，路过家门口也不愿进去，听说在外面找了好几个相好的。张木匠走了，家里只留下婆媳两个。婆婆跟丈夫是一势，一天跟小飞蛾说不够两句话，路上碰着了扭着脸走，小飞蛾离娘家虽然不远，可是有嫌疑，去不得；娘家爹妈听说闺女丢了丑，也没有脸来看望。这样一来，全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跟小飞蛾是一势了，小飞蛾只好一面伺候婆婆，一面偷偷地玩她那个罗汉钱。她每天晚上打发婆婆睡了觉，回到自己房子里关上门，把罗汉钱拿出来看了又看，有时候对着罗汉钱悄悄说：“罗汉钱！要命也是你，保命也是你！人家打死我我也不舍你！咱俩死活在一起！”她有时候变得跟小孩子一样，把罗汉钱暖到手心里，贴到脸上，按到胸上，衔到口里……除了张木匠回家来那有数的几天以外，每天夜里她都是离了罗汉钱睡不着觉，直到生了艾艾，才把它存到首饰匣子里。

她剩下的那只戒指是自从挨打之后就放进首饰匣子里去的。当艾艾长到十五那一年，她拿出匣子来给艾艾找帽花，艾艾看见了戒指就要。她生怕艾艾再看见罗汉钱，赶快把戒指给了艾艾就把匣子锁起来了。那时候张木匠和小飞蛾的关系比以前好了一点，因为闺女也大了，他妈也死了，小飞蛾和保安也早就没有联系了。又因为两口子只生了艾艾这么个孤闺女，两个人也常借着女儿开开玩笑。艾艾戴上了小飞蛾那只斗方戒指，张木匠指着说：“这原来是一对外！”艾艾问：“那一只哩？”张木匠说：“问你妈！”艾艾正要问小飞蛾，小飞蛾翻了

张木匠一眼。艾艾只当是她妈丢了，也就不问了。这只戒指就是这么着到了艾艾手的。

以前的事已经交代清楚，再回头来接着说今年（一九五〇年）正月十五夜里的事吧：

小飞蛾手里拿着两个罗汉钱，想起自己那个钱的来历来，其中酸辣苦甜什么味儿也有过：说这算件好事吧，跟着它吃了多少苦；说这算件坏事吧，想一遍也满有味。自己这个，不论好坏都算过去了；闺女这个又算件什么事呢？把它没收了吧，说不定闺女为它费了多少心；悄悄还给她吧，难道看着她走自己的伤心路吗？她正在想来想去得不着主意，听见门外有人走得响，张木匠玩罢了龙灯回来了，因此她也再顾不上考虑，两个钱随便往箱里一丢，就把箱子锁住。

这时候鸡都快叫了，张木匠见艾艾还没有回房去睡，就发了脾气：“艾艾，起来！”因为他喊的声音太大，吓得艾艾哆嗦了一下，一骨碌爬起来，瞪着眼问：“什么事，什么事？”小飞蛾说：“不能慢慢叫？看你把闺女吓得那个样子！”又向艾艾说：“艾！醒了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你爹叫你回去睡哩！”张木匠说：“看你把她惯成什么样子！”艾艾这才醒过来，什么也没有说，笑了一笑就走了。

张木匠听得艾艾回西房去关上门，自己也把门关上，回头一边脱衣服一边悄悄跟小飞蛾说：“这二年给咱艾艾提亲的那么多，你总是挑来挑去都觉着不合适。东院五婶说的那一家有成呀没成？快把她出脱了吧！外面的闲话可大哩！人家都说：一个马家院的燕燕，一个咱家的艾艾，是村里两个招风的东西；如今燕燕有了主了，就光剩下咱艾艾了！”小飞蛾说：“不